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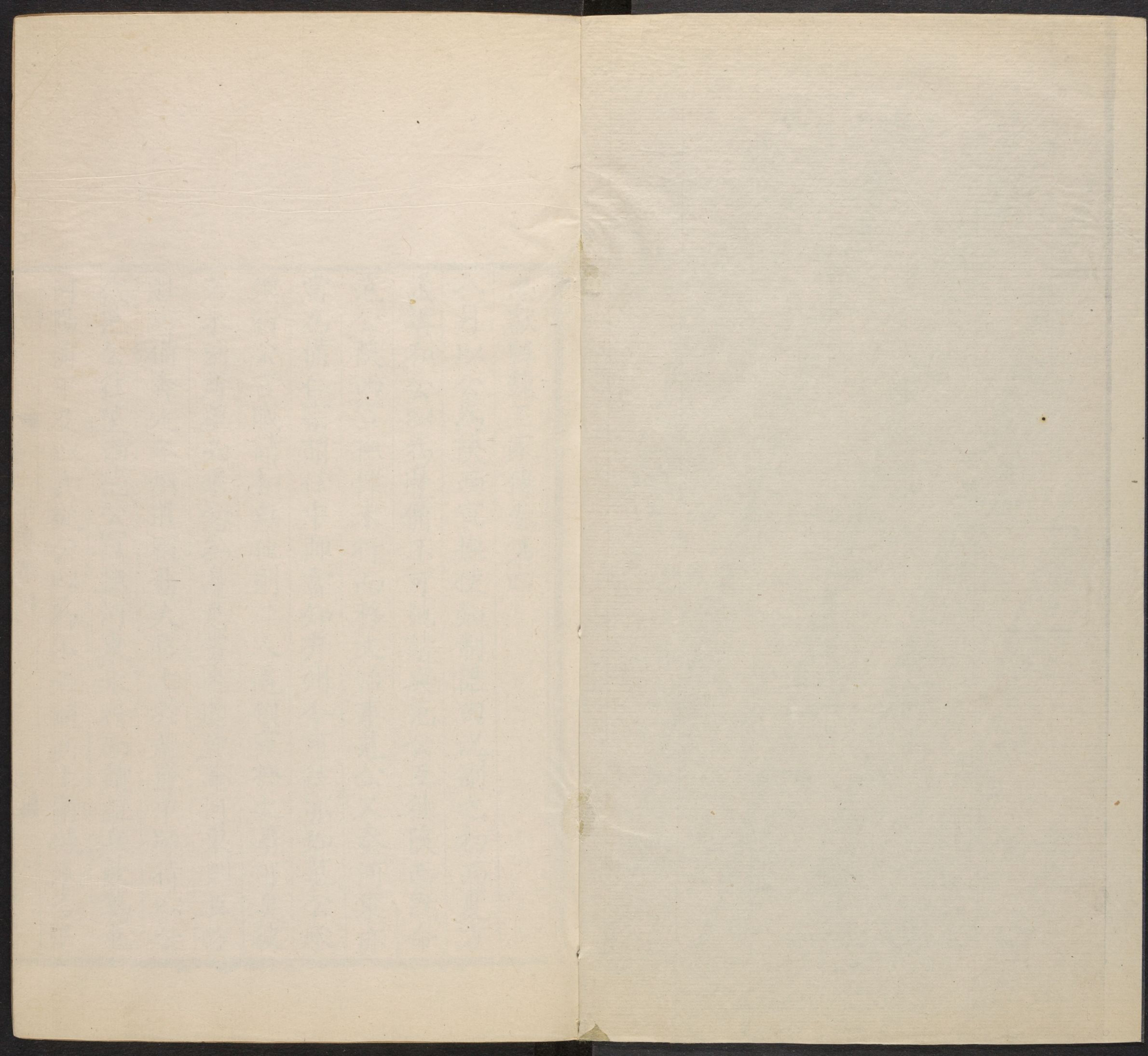
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30 1929

~~CHL 5428.4512~~

~~5366/4512.1~~

5344/4512.83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四

八月以公為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況副之初西夏方議講和公以為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互往陝西既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治事范公又奏河東亦當為備仁宗謂任中師嘗知并州今可往亦如范公未須行公言賊請和無他則二人遙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為邊患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不煩遣宿舊大臣上於是罷中師待以公代范公往陝西范公宣撫河東未行而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



于殿廬中范公猶爭以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某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以道公語會杜初公富公皆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忤也公既至關陝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貌三党君子范三李鐵槍者爲之渠率衆稍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縣環遶虢州盧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員寮邵興爲之長至商於灤口衆已千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使上官珙遇洪與戰失利珙之餘軍以失主將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商百里揭

榜招誘本州鑄錢監重役配兵約二千人皆郿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澧岳鄂累作過人配隸籍中商虢藍田馳急報于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薛向來傳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沿邊禁軍即令却歸元配軍州仍隸籍鼎澧岳鄂州壯健役兵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闕額興誘致之謀遂不得行又遣侍禁黃琮范遷賈宣撫司榜招致上官珙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楊拙謝雲行張信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邵興以無援迫逐急竄入興詳界又遣秦州將官李方邀殺之張海等相繼殲斃擒捕餘

黨殆盡關輔遂安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軍物價翔貴饑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即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又奏差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時止蒲華同三州救濟過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是時民力久困公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公使還復陳涇州置四路招討司非便詔罷之復逐路經

略安撫使公以陝西解鹽自改法以來議者多以爲不便惟太常博士范祥所論最精密公請令祥與三司講經久之利朝廷遂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同祥至陝西相度利害周詢還且言祥法可行三司亦請如祥議轉運司言恐失范宗傑前法所得之課公言宗傑前法官自驚而吏苦輦載之役於邊儲無補祥之新法使商旅入緡於沿邊而得鹽沿邊芻糧以見錢而糴不勞民而其利溥願必行之時議者雖未一而其後卒用祥法又薦國子監直講石介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介宜置之文館復請改京官從之初上旣用公與富公范公在二府

銳意天下事責成大臣出手詔曰比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今韓琦暫在陝西仲淹弼宜與宰臣章得象有當世急務可悉陳之公得是詔益勇于報効時朝廷自西鄙用兵二府多合班奏事公抗言辨論未嘗顧避事雖屬中書有不當者亦對上指陳以實同列多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監進奏院蘇舜欽因本院賽神聚飲與會者皆當世聞人舜欽宰相杜衍之壻御史以故極論之事下開封府劾治上夜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獄翌日公對曰夜來聞遣內臣遶京師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陛

下自即位未嘗為此等事今日何至如此上悔見於色在朝姦邪者既欲因奏邸事傾正人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初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益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書方進稟此事公徐進曰益柔狂語何足深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不聞略有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可見也上意釋然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門除知鄆州公上疏曰臣伏覩前月二十九日杜衍范仲淹富弼並罷政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用杜衍為宰相方及一

百二十日而罷此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縉紳高識之士必有爲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啓告

惜身畏禍人之常情臣受國重恩備位二府於事有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謾書於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虜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排屈強虜卒復和議亡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

言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弗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虜點集大兵聲言欲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設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畜于胷中事畢還朝甫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外人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爲誠孰肯爲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

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幹  
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  
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總管之職遣一中使宣  
諭令赴闕奏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弼  
素稟忠義感此恩遇惟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為  
意別有論列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  
專委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實有所倚  
又北虜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志若無事  
則棄于閑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置後時亦損國  
家大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寤于聖聰者蓋以

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署已優不能惜  
事寡言隨眾上下漸圖進用而救辯得罪之臣自取禍  
患臣為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  
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  
之福唯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前在秦州嘗言興永洛  
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為四路招討使主靜邊  
寨主劉滄議奏于朝遣屬官著作佐郎薰士廉同往城  
之公宣撫還奏曰今朝廷未能征伐元昊則為守禦之  
計修建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  
自涇原路相視城寨類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外弓箭



于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嗟若今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戶獻永洛城頗為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百八十里皆生戶住坐止于其中通一徑須築三大寨及十小堡方可互為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樓廨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即營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況劉滬昨已降水洛城一帶生戶近李中和又屈伏隴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為熟戶若進援兵

動不下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永洛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民尚力有未及何暇于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乎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為涇原秦鳳路巡檢令每月互領兵于永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經略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未了堡寨其永洛城候向去別奏聽旨詔從之既而戢罷四路招討使改知永興軍戢乃坐前帥移文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知渭州尹洙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總管狄青於是

親至德順軍攝二人者械送于獄戮力救於朝謂洙等沮滬等功又乞令不預商量朝廷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利害公曰今欲專罪洙青而置滬等不問恐害邊計若以嫌自避而不言致朝廷賞罰有失是不忠滬等實違節制何可無罪列十事以辨析周詢還主議遂徙洙知慶州而城永洛滬但降官士廉贖金而已士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與范公富公杜公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倖皆不便諸公既相從皆罷去公亦自謂迹不安矣因自請補外五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轉給事中州自僞命楊行密以軍儲乏於民常稅之

外借取其半伯者不載稅籍公謂聖朝不當有無名之歛請為蠲之公在陝西屢陳天下置義倉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令悉歸官廩公謂非當日建倉之意於民失信請盡發以賑貧乏七年五月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中不獲者皆抵罪盜未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至今用之十一月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反河北用兵十二月除公知真定府貝州平鎮之士卒死敗圍者賻賞於家淫孤兒使繼衣廩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降宣補置

在逐指揮河北安撫使賈昌朝因三處小有語言乃請  
已授宣軍員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驕易搖  
當鎮靜以彈壓苟動有疑畏則上下不寧矣列校就職  
已安不可紛然遷徙願如舊以安衆心從之北寨谷口  
有連虜界者山林舊禁採伐後于寨南三十里悉禁之  
民不爲便公請樵採如故八年四月河北置四路安撫  
使除公定州路安撫使都總管知定州前此守臣皆武  
臣安於無事循尚姑息兵頗驕縱公至則修明軍政剗  
除宿弊士卒犯令情涉暴橫者立斬以徇連營惕息皆  
就律有詔士兵闕都頭以上皆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

藝有階級進遷之望一旦窒其路於軍制未安力請得  
如舊法近制諸軍在緣邊而亡命者徙家屬于內地蓋  
防入於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皆逃虜中使父母妻  
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死道路有足矜者奏得不徙考李  
衛公遺法爲方圓銳三陣以教兵於是軍聲震河朔裨  
將如狄青輩熟聞教戒後亦爲名將先時契丹入漢界  
爲寇吏輒禦捕則以引惹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而官  
司莫敢禁止公先以帥檄移虜中使約束部下尚不聽  
乃飭邊吏以時掩殺之朝廷亦聽公如此自是虜寇莫  
敢犯塞會大水歲饑公夙夜竭力以修荒政廣儲菽粟

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如市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春復給路糧遣歸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美略曰都轉運司吳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口盡全活人命及五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安撫司戒邊城禁民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坐之公曰諸門豈能日以斗升較之哉況兩熟戶亦吾民何可不恤也命勿禁時宦官楊敏懷管幹河北屯田塘泊奏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採既而督州縣自聒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犯者輒置于法邊臣或徙居它處公奏曰比朝廷欲禁近邊

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入寇之路是時並以近裏淺山耕熟之地槩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令虜人乘時以取厚利臣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虜境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為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今所禁者任採伐之先是公在真定已開北寨山林至是又除此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心莫不悅而便之唐縣四山口舊以下戶二百人主巡守公悉遣禁卒代之得歸農業皇祐元年七月上思念執政舊臣諭政府令推恩於是十餘人並進官公與富公方領安撫之任同除資政殿大學士二年明堂授禮部侍郎三年

八月除觀文殿學士再任河北自慶曆八年沿邊始廢見錢入中而以茶鹽香藥見錢作四稅近襄州郡即依康定二年勅作三稅由是便糴州軍積滯文鈔至多商賈不行又爲富室賤價收畜轉取厚利以至穀價增貴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公以軍儲漸窘言四稅三稅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上至是始有詔河北沿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議皆以爲便公在定久民德公深數州之民詣闕搢登聞鼓乞立公生祠時雖不許迨公薨定州競爲公廟後又有詔載於祀典五年拜武康軍節度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入境罷前帥所興不急

之役宦官廖浩然爲走馬承受誣奏前帥李昭亮因移成德軍公奏曰臣至此察訪浩然所言多誣罔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浩然忌其廉潔無名奏納朝廷亦移靖它路今浩然誣逐一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嘆不安按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名還使保全不爾臣將行法矣仁宗俾代歸勅本省鞭之契丹侵我天池公使裨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神之廟得爾國移文今固在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以移文示之乃服而去又侵我聖佛谷朝廷與之旣以黃蒐山麓爲界乃侵不已公又使安

靜與之爲約揭石墜地而限之後虜人遣蕭滬吳湛來  
言黃蒐山之界已守約不敢渝此後南北界願各謹封  
略以公文授館伴使張昇昇以生事不敢受往白政府  
時公爲樞密使諭昇曰虜辭服矣宜速受之異日要切  
之據也太宗朝潘美爲帥時虜未講和頻出寇鈔並邊  
之民甚苦之美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爲禁地歐陽修  
嘗奏乞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明鎬爲并  
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虜日加  
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化軍如岢嵐軍  
例去北界十里爲禁地自餘地就委鈐轄蘇安靜竇舜

卿與兩州通判召募強壯之民刺爲弓箭手給田令住  
坐防邊得戶四千墾田九千六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  
植數萬上供巖谷深險趨河遠民力艱苦旣行河路迂  
曲涉一二歲始至京主吏往往破家產又府州沙谷保  
德軍大堡火山軍雄軍嵐州合河等津轉運司規微利  
諸津皆置渡斂錢往來者甚艱阻困於刻剝深爲沿邊  
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僻在河外番漢雜處得以捍邊  
可省東兵遠戍祖宗以來撫御異于他州以狄性嗜酒  
故官無權酤自慶曆後西賊犯邊人戶彫殘謀利之臣  
不識馭邊體乃興酒禁失人心公請除之詔旣從又以

府州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禁未報至公在中書因裕享赦書亦罷之又論河東一十四軍州諸縣人戶稅外每年更有額定和糴糧草萬數浩瀚民間不勝其苦自來官中每米一石支錢三百文省作四停支遣內一停見錢七十五文三停支茶二百二十五文約實賣得三十七文五分每石實得一百一十二文五分每草十束支錢一百內一停見錢二十五文三停支茶七十五文約實賣得錢一十二文五分每十束得錢三十七文五分人戶所得至微錢茶零碎又每次直候差衙前於晉潞等州般到茶貨多是隔年方行支散人戶

各有農業不能一一等候亦不能計旁紐筭錢茶分數遞年盡為豪販之家就賤收買却作人戶交鈔赴官請茶却將往晉潞州入中筭請磬引又獲厚利人戶所得十無一二上件稅外額定糧草雖名和糴其實白配人戶公乃會所支錢茶之數實可糴米若干欲止令納實糴之數更不支錢茶官自糴粟時主計者以行之已久未可遽改後公在中書請革此弊乃詔三司自來河東路和糴糧草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為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于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日甚甚至有孀母改

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  
單丁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初置  
里正主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為脂膏遂令役滿  
更人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  
親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  
有未曾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綱運又每鄉被差踈密  
與物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  
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二等五戶每戶  
物力及五百貫即甲鄉十五年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  
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

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  
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為定額令本縣令佐將  
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為  
之如更差人亦倣此若甲縣戶少而役蕃即權許于乙  
縣戶多而役稀處差簿書未盡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  
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  
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公所議  
便遂詔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公為樞密副使言并益  
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責其叛命遂降州名今四海一家  
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尚以惡逆貶之士人常以為耻宜



因赦恩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奉太宗御容安於并之  
統平殿公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命後時毀太原  
舊城徙其民於唐明因降州為軍事于今州不書榜門  
無樓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當時助紂之民淪沒殆盡  
後之子孫奉賦役沐聖化與四方同今儀衛入境士民  
歡呼願因此時與除降貶之迹以慰衆心章旣上翰林  
學士胡宿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闕伯於  
商邱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沉于臺駘主水而參為晉  
星國家受命始於商邱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  
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冰國之利也自

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  
年矣謂宜如舊制公議遂格後公為相卒因裕享赦恩  
復二州為太原成都府焉帥府歲遣將統內郡兵戍河  
外謂之防狄公曰羗人服命久矣平時徒耗邊廩寇來  
當預知罷不遣又請三路兵每遇春秋大閱武藝絕倫  
者與免軍中諸役將窠有闕先補之從之大通監西冶  
歲鍊青鐵十餘萬所用礦炭錢糧自劉繼元於交城縣  
直取於民所積鐵已數百萬可支百年支用公請權停  
興扇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羗夷死者燔而後瘞貧  
者寄骨佛祠中歲久盈積不可勝數公下令開喻自今

母得燔爲買田近郊立表四隅爲園刻石著令使民得  
葬於園中自是風俗遂變公屬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  
翰林醫官院言士明當診御脉不可遣上曰韓琦吾重  
臣也立命內侍竇昭齊挾士明來視之公因以疾乞上  
旄節守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并人環擁號泣者萬  
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橋斷路隨數驛然後還者  
相州利城軍鐵冶四十年前鐵礦興發山林在近易得  
礦炭差衙前二人歲納課鐵一十五萬斤自後採伐山  
林漸遠所費浸大輸納不前後雖增衙前六人亦敗家  
業者相繼本州遂於六縣中白差上等人戶三十家充  
軍戶更不與扇止令歲納課鐵民甚爲苦公奏停之又  
論河北諸州當權鹽之初以官鹽散坊郭土客戶令納  
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謂半額而不除主戶則尚  
能隨屋稅納官客戶則逃移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  
已遂差坊正五七人直令認納謂之客戶乾食鹽錢人  
皆賠錢百餘貫歛之無名良可矜憫請應河北客戶乾  
食鹽錢令坊正賠納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四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五

至和三年七月疾既愈召為工部尚書三司使將上道  
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  
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  
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竇舜卿等  
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  
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義貢奉  
如舊却令送還二子公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  
博處置何笑耶公曰此事未安二子既還則為魚肉矣  
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

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公以樞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究乃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爲急蓋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於近歲文書欲求證用已不可得臣比到院因北果爭寧化軍地上令檢北界朔州牒寧化軍稱天池廟係屬南朝當日元牒累月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疆界亦尋慶曆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款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多請

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院廳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之摠千餘帙後至中書亦行之又言内外文武官俸入添支並將校請受雖有品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歲時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爲錄令又以所給驛券皆未有定例或多少不同乃會萃名數而纂次之爲驛令頒天下三司吏白此不得復弄文移爲稽留賊賂自絕又奏曰嘗覽前代見兩漢之世其于鰥寡孤獨老眊篤癯之民每詔郡國則必哀憐軫惻間有粟帛之

賜故大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  
于後世亦嗟嘆而稱美之陛下紹祖宗積累之業至仁  
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唯恐其有傷也豈愧  
于二漢哉但賑恤之事議者有所未至耳請罷鬻諸路  
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疾  
不能自存者乃詔天下置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  
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  
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  
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  
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北提舉官王廣廉乞

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  
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  
諸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  
委長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行編勅  
自慶曆四年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十餘條前後  
多抵牾請命刪定為嘉祐編勅迨公為相又專總領後  
屢修編勅而議者以嘉祐為詳平又請稍出內帑錢糴  
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汰三路病弱不堪出戰馬廢在  
京估馬司歸羣牧司以絕券馬艱阻之弊豐州古九原  
也與麟府鼎足向為羗人所破公建遣郝質王慶民郭

雷修復之嘉祐三年六月文潞公罷相富鄭公遷昭文館大學士拜公次相制曰亮成天工實繫于宰職緝熙王道允寄于賢才矧久服于機廷且周知于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之文既考師言復涓剛日式揚孚號誕告庶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行工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韓琦志度純深才智高妙行足厚于風俗言必合于典常立于本朝毅然懷體國之色訪于大略直哉有匪躬之風曩者獷俗擾邊勁兵宿野始仗指縱之略端升基命之司功濟西帥得

關中之感悅策留樞府底河外之附輸間從書殿之華就寵帥千之拜持中山之師節臨大鹵之盛秋寂無邊虞深得戎重名言還國中命登樞總是煩機乃茲舊物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挹猷為罄宣忠力文武參試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在至公之允若是用參之龜策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更拓土田之賦於戲寅亮天地之化調序陽陰之和衡石無心以平而為體橐籥有道以虛而為宗勉思此言同底于治可特授依前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諸房吏

惟意所去取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去冗謬者為綱目類次之每用例皆不可隱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是諸吏不能擅高下崇文院白本書歲久多蠹又散失不全乃于館閣自擇儒臣一員充編校官據崇文摠目收聚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紙為別本以絕蠹敗命姚闢蘇洵編纂禮書成百卷號曰太常因革禮選官分詣諸路寬恤民力均定田稅天下河渠事舊三司置案主之因大河屢決公謂非專置職守無以責任乃修舊制置都水監罷武吏為提點刑獄川廣福建等凡十一路增置轉運判官一員給享前進擬赦書

條目極多惠澤及民甚廣及宣赦畢咸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命諸路敦遣學行尤異者續食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入院差次授官進士高第三人常循列不次進用欲使增資任以養人才緩進之以觀自效自第一人而下入仕之恩率差降焉推擇柴氏一人令歲時親奉周室絕事封崇義公給田一頃凡祭享所須悉從官給以法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示存亡繼絕以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中始有茶禁近歲為患尤甚官受濫惡而民間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無有虛日於是降詔盡弛此禁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

下莫不稱頌諸州牧馬草地馬少而閑田多往往爲民  
侵耕遣職方員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留牧放外餘  
田聽下戶請佃乃得剩田三千二百五十餘頃歲得穀  
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二百餘匹草十六萬一千  
餘束又秦州永寧寨元抄市券馬之處後修古渭寨絕  
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此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  
緡錢十餘萬蕩然流入虜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於永  
寧而罷古渭城買馬委薛向領陝西監牧專以馬政責  
之公在武定日見澇水之弊屢陳於朝終爲屯田司所  
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與北虜通好以來屯田一

司專以內臣參領邊陲無事唯務增展澇泊以爲勞績  
每歲入奏優得轉遷相繼者務廣于前與作不已至堰  
斷滹沱沙塘等九河下源不令入海盡灌邊吳界又堰  
徐河以潞保州西沈苑泊水每歲夏秋雨水之際澇水  
漲溢浸壞邊民廬產不可勝計使生者無田可歸死者  
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藉怨入骨髓又順安軍界  
有十洪橋牙家港兩處是從來出洩澇水入北界三臺  
小李村之處近年復以硬堰閉塞唯務澇泊渺瀰却令  
北界人戶皆免水患措置顛倒無甚于此兼保州是宣  
祖皇帝鄉里彼處有先祖皇帝先遠墳塋及民間所謂



天子巷者為澧水滄浸每驟雨暴漲之際此兩處人皆  
行船網魚而懼屯田司事勢無敢言者臣先嘗遣知保  
州趙滋相視頗知其利害願更遣臺省官往彼同議其  
經久之計詔遣三司鹽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  
則與趙滋同擘畫以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於河  
身內築堤截斷水勢灌注沈苑泊每至夏秋山水泛漲  
滄浸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堤口子一槩澇沫人戶田  
苗不少今欲於截河堤修作石水限通流夏秋漲水入  
舊河流行兼約留得居常泊水詔從之六年八月富弼  
遭母喪力辭起復進公上宰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

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疑蓋地隆者付畀益嚴職近者  
責任彌大苟非全德疇副具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  
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  
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  
敏有方毅之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于  
弛國之禁而惟刑之卹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平  
之本原實真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  
寇之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譯修梵文陪敦戶封增  
衍真賦於戲授受之際茲謂不虛譬諸濟川汝惟舟楫

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其欽哉祇率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以祖宗之初本支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此比而但處之諸宅略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當參酌唐制使補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禮事未及行而值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蔡杭復以爲言中書已具換官格目擬進而英宗不豫後神宗熙寧初卒行之立考校監司殿最之法令考課院爲上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白不撓而實惠及民者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令再任刑法

寺天下歲上獄淹繫者多命月具所斷以聞詳議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寺輪舉之既已督責天下吏職囹圄亦無滯留又欲推廣上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門外四禪院買地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于道見者閱傷乃舉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仁宗召從臣于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燕羣玉殿酒行上宣諭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因召公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中名花以金盤貯香藥令持以歸故公和御製詩曰流霞仙飲罷又賜一盃醇後數日仁宗

上仙公定大策人皆以為前日酌公如意有所屬也故公為仁宗哀冊文有云因驚此會之非常似與羣臣之叙訣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為憂公始召為樞密使因上章乞內中建立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願聽斷之暇時賜臨幸以觀其器識時欲先以此請感動上心及為首相曲謝日即具手疏曰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以為嗣陛下慈仁恭儉冠絕古今天監至明兆晚必生聖子以為廟社無

疆之憂至時宗室中權為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官邸誠善議也臣愚竊恠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于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乞于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于為學者升于內學陛下每于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短長不年歲間陛下必盡知其賢否然後聖意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重于此者故

昧死盡言唯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請不一未  
蒙開納一日因論此事帝笑云後官方有妊者且更待  
之後誕育皆皇女又以前奏爲言前後凡十餘請終未  
有開可之語或怒形于色或悽慘不樂中外臣僚漸多  
以此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欲臺諫官進言  
爲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乃命光知諫  
院光就職果面陳立嗣事後光語人曰韓公差光與御  
史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一日洙召光于佛寺中屏人  
語曰近大享明堂韓丞相攝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  
君與司馬君實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書幸

達此意行戶利害非所以相煩也光得此意遂再上章  
它日光至中書袖納上殿劄子視之乃乞早建皇嗣章  
也公喜曰藉此可復伸前說矣明日遂進呈光疏力請  
之公又自懷孔光傳于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  
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  
子成帝中材主猶能爲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曰願  
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始感悟乃曰宗  
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豈臣下敢  
議當出自聖擇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于宮中小者  
俊大者純而不慧因道英宗舊名公即贊曰旣屬任以

此不慧者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既已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當有漸明日再啓且除判宗正寺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起復爲泰州防禦使上喜曰甚好命既下英宗力辭時內則官人宦官之不悅外則大臣小臣之橫議帝意不得不惑公每進呈英宗辭免章奏察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所容也時已及半歲英宗又繳還所授敕告仁宗曰他既如此不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有識慮也若陛下更賜以手詔知今來出自聖意彼必不敢不當命

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朕親書劄子賜汝爲昨來差遣出自朕意令汝受告敕豈得更有辭遜今再遣人去傳宣便須受告敕將謝表與去人附奏候痊安入謝七年八月英宗尚復辭上曰奈何公曰若名分正則自辭不得帝釋然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立爲皇嗣與就明堂前了當中書遂乞宣諭樞密院及樞密使張昇至乃驚而勵聲曰此事體大切須子細官家莫錯帝笑曰事已定矣公乞親書手札付外施行仁宗領之是日中使降手札翌日二府同進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大分明不若只爲皇子公以爲然二府既同奉旨立皇

子於是再拜而退遂召學士王珪面諭帝意及示手札令草詔頒天下珪不敢草乃退而乞對面稟是時若爲珪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宣諭出自朕意詔書遂下英宗既立爲皇子尚堅卧懇辭仁宗以問公公對曰今旣爲陛下子矣願以家人禮待之若遣宮人慰諭更令本宮族屬敦勸入內彼必不敢違命帝皆如請於是令判大宗正從古防禦使宗諤親諭朝廷立嗣之意又俾潤王位大將軍以上皆從英宗肩輿入內入對於清居殿時皇子雖立尚有姦諛之臣言未當立皇子者故英宗即位之初光獻因讒間不喜一日謂輔臣曰當初旣立

他爲皇子却甚有臣僚章疏言不當建立近宮中亦有文字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於錢爐矣公贊曰如此甚好然英宗猶以蔡襄爲疑故君謨不安而請去也英宗爲子方十月而仁宗上仙四月一日壬申天祺節假是夜五鼓公以簡約二府夜來上疾發早同入問聖體至漏舍出內降文字三紙示諸公云一更三點聞咳唾聲呼醫急診脉下藥未幾再進藥猶未醒及灼艾二百壯醫云脉絕未復洎門開同樞密院詣內東閣候問至福寧東閣簾下皇后語公夜來一更三點皇帝有事軍國事委相公裁處遂哭公奏且止哭請遣

中使扶持皇子候到請柩前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宣學士王珪至草遺詔須臾皇子到傳遺旨訖簾下及內外並慟哭取御衣衣之皇子懇辭迫于公等請即位于東偏羣臣草賀日午召百官既集公宣遺制時內外肅然已午間市肆猶未有知者加公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制曰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艱屬在佐王之略瞻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委裘之辰肆于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逮躬丕務之資敢後元勳之獎首敷邦渙誕告朝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而適時道闕而濟物稟星辰之精萃會日月之休明歷宣外勞更倚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名公之托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懷先見者識之邃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闈之台符降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之數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視靡私居飭有邦之畏民心曷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

之不敢康顧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特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進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勲如故英宗即位之數日方掛服於福寧東廂時百官在庭公為攝太尉范鎮內翰攝太常卿各具衰服立簾前俟時行禮忽聞簾內連聲大呼云待殺我左右莫不駭栗公乃投杖于地揭簾而入直趨至前曰誰激惱官家且入內中服藥遂擁帝以授宮人內侍扶帝而歸出則語景仁曰此事惟內翰見謹勿泄露俄令百官拜慰而退外庭無一人

知者歐陽修退謂所親曰始見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宗既感疾倦於進藥雖親近勸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為飲之一日議當進一醉膏此藥蓋世所傳用辰砂乳香酸棗仁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熟寢一晝夜藥劑多而難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盡而却之淋漓公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公辭而出英宗既驟自外來又即被疾久不預事禁中人情多傾附慈壽宮讒言間諜兩宮遂成隙矣光獻簾下屢有不平之語公即深以危言感動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



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之縮頸既出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奉使昭陵一日太后以語曾公亮公亮但云乞候韓琦來公在陵下忽中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云太后令相公觀此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也公即焚之謂使者曰豈不知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之人言語失節何可怪也後簾下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即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公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曾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

見這孩兒却在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謂神宗也公即曰却在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公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于宮中皇后又是外生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公因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兔耶又英宗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事者雖大臣亦心惑其說獨公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請自禱雨英宗曰當與太

台議之及至簾前后曰恐未勝其出公曰適帝意似可  
出矣后曰人主出豈不要儀衛今方居喪素仗皆未具  
更且俟之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可辦後數日素仗備  
英宗遂幸寺觀上既出又巳日視朝臺諫官繼有章疏  
乞早還政后責輔臣曰且欲與照管何須便使臺諫苦  
煎迫也公曰自來執政豈敢與言事官相通況此事何  
必假他人言但恐衆議如此后邑邑不樂泣而語曰今  
日放下更豈見眼道和公曰雖不預政要尊崇太后如  
天亦不爲難太后曰且以仁宗爲念公察其意回即贊  
之曰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決政事及帝躬康復便能復

辟太后能自閱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如今日之美  
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人止數日遂降手詔罷聽政  
徹簾帷後中書進呈太后儀範稱聖旨出入如明肅故  
事有所取索使臣錄聖旨付所司英宗動色曰相公苦  
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  
大此何足惜耶治平元年二月提舉修仁宗皇帝實錄  
英宗既聽斷閏五月推恩輔臣以酬保護之勞制曰無  
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者當國之所先況予  
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異數於昭大猷推忠協  
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九千七百戶食  
實封三千四百戶韓琦天資敦純世濟英敏擢自先帝  
付于冲人藩邸側微首與建儲之議宮車晚出復推定  
策之忠尋屬過哀之所傷在于幾務而咸廢乃能勵一  
德以無懈底庶工之允修逮茲平康實用嘉歎進升右  
相兼領東臺重啓多封益陪真賦於戲書載伊尹勲格  
于天史稱霍光義形于主今朕所得宜無愧焉可特授  
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  
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懇辭凡七上章不得請乃已

忠獻韓魏王公傳卷第五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

二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久差兼樞密院公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密上之公請面試諸班直武藝書札優者與官禮部貢舉以三年爲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十年不遷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頽敝者專委官葺之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願出聖諭以順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出聞者莫不悅服上又以未能遍知羣臣能否公又籍內外從官臺閣監司之名各品題其才業之實任用之宜以進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

者才二十四人乃即寶勝寶壽禪寺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爲額給錢米有差月命開封府官巡視之公以英宗康復躬親聽斷朝廷無事累上章乞罷相位上賜手詔曰卿有大德于朕有大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英宗面諭公曰今尚在諒闇豈當去之時耶明年仁廟終祥公力請去英宗留益堅是年當郊上意未欲躬行謂公曰初服滿恐未當出公曰大禮不可曠兼陛下即位未曾郊見天地力請行之十一月充南郊大禮使

禮成恩封魏國公又懇求去位不許辭兼權樞密院從之初英宗皇帝既即位覃大慶于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候服除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

為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為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臣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斬不杖朞為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為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為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

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為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以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耻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懽務激

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為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為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為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言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于如此而已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怠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裡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王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冰上本意亦非中書本議是日公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歐陽修在

垂拱殿門闔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  
就致齋處召公同取旨少頃公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  
公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公曰今太  
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  
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  
草以瑩為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于手  
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皇太后慈  
旨為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  
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  
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

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  
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瑩為園增置吏卒守衛  
即園為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  
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  
已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于朝堂曰朕近奉  
皇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  
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曰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  
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  
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  
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



安陽集 五  
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  
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  
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  
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  
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于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  
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動搖人情銜惑衆聽以  
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  
上之文于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  
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  
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為非前後

之言自相抵牾繼以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撓  
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于明憲止命  
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  
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  
出榜朝堂及進奏院徧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公所  
自草也桂州陸誥奏交州欲取温同等地土因問交趾  
于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  
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公曰向以黎坦叛命太宗  
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効順山路險僻雖尋得  
其地恐不能守公上陝西點刺民兵之議曰三代漢唐

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至薄所以維制萬  
寓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為  
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  
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  
幾八萬勇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  
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  
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  
納款朝廷揀放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  
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于陝西諸州亦點集義勇  
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

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  
擾而終成長利時議者謂西人方納款動眾無名頗難  
其事明年西夏點兵于界上涇原等諸路皆調兵為備  
公曰此得機會矣復上前議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汾  
邊州軍公曰若以機事難失諸州皆可乘時點刺上曰  
不若即了之乃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商虢二州不刺  
餘皆籍之為義勇得一十四萬人諫官司馬光極陳不  
可二府以光疏進呈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曰如  
此陝西奚獨為不可論遂決三司官歲以資遷而任不  
久相習以養資假塗為說而不修職事乃擇尤繁要者

五員用資淺人久任自通判資序理任至提點刑獄始許出外夏賊寇慶州之大順城西邊甚警公奏曰慶曆中仁宗皇帝嘗召臣與范仲淹對延和殿諭以西鄙未寧令臣等同上策畫乃退而上禦戎之策有四既上此策而元昊納和不克施用今諒祚狂童固非元昊之匹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付臣當日之議俾二府議為成算付以五路之帥小羗不足勝也乃命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而使與逐路議方略公又奏曰臣向收得本朝何亮劉平議西事二策亮言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必吞諸戎為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焉平之所

陳雖與臣近錄慶曆中同仲淹所上之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得西人山界地土部族為甚利願付京持往參議上可之賊既寇大順上對二府問如何處置公曰當勒住歲賜降詔詰問以全國體樞密使文彥博等皆曰不可如此則邊事大起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公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乃一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服上乃從公議遣何次公持詔以往奏事退二府諸人以所論不用行相竊語彥博曰他言料敵且看他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屬英宗已卧疾二府因入問起居畢公叩御

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  
謂諒祚上表謝罪也後英宗上仙神宗即位公乃親草  
賜夏國詔曰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垂  
驚擾人民誘逼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  
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  
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  
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比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  
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  
自省于前辜復願堅于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  
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初英宗卧疾

久一日公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于色顧公曰奈  
何公曰願大王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父子之職  
公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自感疾後不能語  
凡處分事皆書于紙治平三年十二月上疾漸革二府  
問疾罷公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建立太  
子以安衆心上領之公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  
王爲皇太子公曰大王乃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英  
宗又批于後大大王穎王也公曰欲乞只今晚宣學士  
降麻上領之公召御藥高居簡于前授以御札曰適已  
得聖旨令今晚宣學士依御降制是晚鎖院時神宗侍

側聞是命辭于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屬於  
是國本定矣初英宗既許建儲處分畢情色悽慘歎歔  
涕下文潞公退而語曰相公適見上面色否人生至此  
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可奈何治  
平四年正月英宗昇遐公以顧命請神宗柩前即位神  
宗曰未予小子何以當之固避數四而後出充英宗山  
陵使是月拜守司空兼侍中制曰若古后王之興承序  
宗祊之重永言配命無競維人在商則涉扈致格天之  
功在周則召畢奏綴衣之訓著于謨誥茲謂王勲矧在  
眇躬聿膺端冊方繫賴于丞弼以圖濟于艱難首舉元

功猷告庭案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  
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二百戶韓  
琦欽奉仁孝克享天心亮翊先皇靈承帝事實導揚於  
末訓遂光輔於冲人扶維神器之安保佐邦基之固百  
工稟式四國具瞻帝省其衷予嘉乃德登上公而論道  
兼常伯以疇庸敦衍戶封崇進功號是爲九命之禮用  
助三光之明於戲朕荷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周咨元  
宰共即康功俾庶績之緝熙致大猷之平格庶幾纂御

永荷休成可特授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魏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散官勲如故公辭曰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歐陽修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乞如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中二官并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罕曾兼拜不同中書門下侍郎可以并除臣既與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況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于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已面剖肝

鬲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並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重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手詔云省所上劄子陳避司空兼侍中晉國公事具悉先帝不以朕菲薄使主宗廟而卿承顧命定大冊諸臣未有以先之也方朕推恩天下而于一二股肱之臣蓋亦攷尋故事而甄序之卿乃過陳悃幅至于再三夫輔立兩朝而功不獲報豈朕所以褒賢錄德之意哉且稽祥符之制則遷官恐未為過比乾興之除則兼職猶不加厚何疑而固辭今朕初臨大政而將使命反如汙丞相豈不為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貼麻依舊

封魏國公上又賜手札云佐命元老兩朝顧托於此而不能褒大其功優以典禮謂天下何公乃拜命一日中書進呈罷上獨留公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初即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公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上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于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斂容拱手曰此恩何敢忘公惶恐謝之它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

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中丞王陶公待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從陶自以東宮之舊當亟踐二府既而除為中丞不如所望忿怨形于言未幾遂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與次相曾公亮奏陳曰自來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及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赴押班歲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詔不允陶理不勝遂肆誣詆上乃除樞密直學士羣牧使續內批指揮王陶與司馬光對換過着時二相待罪未出參知政事吳奎上章力辨言王陶天資險

薄造言翻覆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臣早來與趙槩屢陳  
欲王陶補外且令思過陛下重難其事令除舊職及差  
遣臣等不能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  
除翰林學士乃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  
羣衆使天下待陛下爲何如主哉以廢格制詔居家待  
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爲御史即攻  
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于東宮是時先帝服藥固未知  
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立  
班久廢之禮肆行深詆是其心見利忘義惟攫搏是爲  
略無羞惡溪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

以爲翻覆今居諫長爲陶驅迫脅使疑誤陛下亦嘗  
黜旣而公又上章乞罷遂黜陶知陳州上賜公手札慰  
諭云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虛懷託賴惟是  
同德豈容間言昨王陶等言過爲誣訾至于事理朕所  
自明但中丞屢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  
其實使去言路不謂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  
聰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以舊職出知陳州乃君  
臣大方卿其勿以爲嫌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  
于誠想宜深悉今遣張茂則賚朕手札賜卿便可朝參  
餘意候對來面諭公乃入謝復位陶旣黜邵亢猶欲撼



公上曰若不是他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聞此語惶懼自悔時亢知開封府忠彥為府官屬亢為忠彥道上語如此意以蓋已之失也九月英宗山陵復土公還至鞏縣即上章乞罷相尋詔諸處無得受公章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意已決去自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視事公亦力請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退之書以進上奏曰自有唐至于五代首相之為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

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時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近朝以來凡在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業不著于時聞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為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為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為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于内外公議且謂臣何上察公意確度不可留遣内侍賜公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

重矧卿勲力光于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比敕有司  
不通章奏而卿數因入對懇求罷免復以賓友之言袖  
書見進圖解機劇朕中夕思念足以見卿至誠豈不使  
卿少就安逸以永康寧哉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  
宰之位以待卿還果能如旨朕即有命可密奏來手示  
更不多及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  
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卒虛此位降制  
曰朕光宅萬邦聿新駿命正權綱之遠御謹名器之大  
方眷余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勲之重用昭報禮之隆  
爰揆剛辰誕揚贊策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

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兼諱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  
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韓琦宣昭賢業熙亮天  
工光翊三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則之用體備四時之和  
社稷是經文武維憲在成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謙荐  
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毗之厚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  
辭誠難奪是用進司五教增峻三階且疏茅土之崇仍  
遂麾符之便當盛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太義甚明  
休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為自得之全君篤于恩深  
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袞衣之還乃情本朝

不遐謂矣可特授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管内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判相州軍州事同羣牧兼管内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散官勲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是日早上趣召公對於便殿上諭曰侍中須要去今日已有恩命矣上遂泣下公亦感激垂涕叙謝而退又詔賜第一區于京師擢忠彥爲秘閣校理仍授初除公鎮安武勝兩軍節度使公以兩鎮之命本朝以來未嘗有此除授力辭不敢當上面諭之曰朕再三思

之禮數大段殊異侍中必不肯當惟此兩鎮可稍示殊禮朕稗量得甚得中也切不須辭英宗神宗皆以官呼公後神宗對忠彥每語及公亦止稱先侍中云上又以手詔賜公曰兩鎮節度未嘗除非有所愛也誠有待之也今卿歷相三朝功烈休顯抗言引去朕慊然有不足于心推求恩禮惟恐遇卿之薄也尚何辭哉公又奏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而始章累上制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加兩鎮以公嘗辭不拜訖不敢當公又以文館清職祖宗以來必給札試藝

合格而後除今忠彥不敢濫當此任詔學士院召試既  
入等乃受時歐陽修先罷政知亳州馳書賀公曰進退  
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又聞  
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出古人王安石為知制誥  
知江寧府亦親作啓賀公曰伏審辭寵上宰榮歸故鄉  
兼兩鎮之節旌脩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  
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嘉之榮在于觀瞻孰不慶羨伏惟  
侍中受天間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少時德業冠于近  
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于萬端險夷常持于  
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粵執洪樞

遂躋元輔以人材未用為大耻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  
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卒有成功  
英宗以哀疚荒迷慈壽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親  
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  
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  
變載在舊史號為元功曾未若獨運頌堂再安社稷弼  
亮三世救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光煥乎如今日之懿  
至若進退之當于義出處之適乎時以彼相方又為特  
善此書盛傳於世公未行會种諤擅領兵入西界取綏  
州納降人嵬名山數族朝廷以為憂公以辭免恩數久

之至此方入謝既升殿上諭曰青澗城种諤已領夏國  
投來蕃部及本城屬戶直入西界夏州以來其帥臣陸  
誥薛向並不預知公退而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置本  
末昨日倉卒應對固不詳悉蓋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  
兵幾人种諤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委必  
無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即种諤到西界內作何施設且  
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路保平軍及  
環慶原州一帶綿亘數百里其間甚有大族酋豪未必  
皆欲背諒祚而投我今种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  
逐路帥臣通謀協心營致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

心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  
備剋日齊發方為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沿邊  
弓箭手蕃部等穀食既已不收蕎麥又為早霜所害比  
戶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族投來人戶深入西界欲成大  
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遽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興不受  
節制之舉遂令逐路應接彼界亡歿之人奈何朝廷元  
不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  
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展興修城  
寨控扼要害捍衛投漢蕃族次第又鄜延環慶秦鳳三  
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差勢力不加是將勞

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下受敝只就种諤小子一時  
狂易之失兼諒祚既聞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納  
以爲曲在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  
討更于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邊用兵戰禦未有  
已時臣大爲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諭臣候到相州三兩  
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際豈敢辭避致彼朝  
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件闕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  
身而往安能少濟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  
策及廣出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七

十一月改差公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上  
以手札付公曰今封蔡挺李肅之奏去可見即今彼中  
處置事宜次第卿若行裝已辦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  
好蓋爲此際最要經畫公奏曰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  
一帶蕃族今种諤已擅據綏州啓此釁端朝廷急遣向  
往至則主諤謀遂檄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  
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老幼豈  
招誘耶涇原蔡挺又欲合環州兵直趨興靈即是諸路  
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亂之原臣

朝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筭翌日公辭二府方奏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視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黜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公未辭之前先請對曰比蒙陛下屢次宣諭以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拒違聖意然再思之昨

王陶斥臣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三家弱魯之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自顧無他慮復有效陶語以相傾者臣誅族奚憚恐于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聞尚可改議上曰侍中猶未知朕豈有是理耶公既辭上命二府官就公第賜筵屢遣使持酒器勸酌公入境檄諸路非主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先是諸將得隣路帥臣或監司移文即領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自此各知紀律公至則詔旨屢趣棄綏州遷降人于內地時會西賊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數人殺之公曰今賊既若此綏州未可棄命薛向賈逵再議之皆謂

令折繼世統降人共保綏爲便樞密院又降旨曰虜自  
來有邊上庸淺使臣及關中輕躁土人扶挾種薛之謀  
謂因此可遂前非況朝廷豈與犬羊螻蟻計較尺寸之  
地已令廢棄綏州不計楊定之事先後速如前詔施行  
公奏曰西賊誘害朝廷沿邊知軍巡檢朝臣不接詔匣  
其賀登極與賀正使人亦更不來過界則是不復顧藉  
和好朝廷因而止住歲賜令邊上常作用兵之計既兩  
相隔絕即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降人蒐  
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令在折繼世不禦敵西賊  
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

未必肯于本族下人戶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  
生它變况見有已修就綏州城池及綏州川內甚有膏  
腴空閒地土若令降人蒐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  
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川內相近居處各人知具生  
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作似合機會遂指  
揮即不得更撥糧草赴綏州亦不得留禁軍廂軍在彼  
駐劄者冰是要久遠費國家錢帛糧草爭此無用之地  
蓋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  
守隄防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不敢併聚凶醜於別路作  
過及今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異其早來請命今已納



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勢也  
且兵主于勢自結隙以來西人屢入屢敗其所獲首級  
不少我之兵勢方振而遽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侮慢  
不已向去雖欲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況朝廷前降  
指揮許以綏州城與鬼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  
更厚撫繼世鬼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  
廷是以夷狄而攻夸狄於國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者  
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  
傷所損固亦不勝其計矣臣謂薛向賈逵等擘畫到上  
件事理委是於國家即今邊計為便可以施行非是聽

用輕躁庸近邀功生事之人淺妄之說以救全向諤之  
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願早賜可會是  
國主諒祚死乞遣使告哀公又奏曰當此變故尤非棄  
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虜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為  
議論之端或令別立疆界或換易塞門舊寨或予之拒  
求降人之請是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文彥博呂公  
弼耻于中變協謀決議廢棄督促如初公亦條陳不已  
上乃遣入內押班王昭明賫手詔訪公存廢利害公奏  
曰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不勝愧恐然  
臣始欲留綏城令繼世與降人同處者蓋以西人與朝

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既西今來  
告諒祚之哀則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今復  
好故乞留此緩城尺備數月之糧差人防守貴與商議  
時易爲束縛存得朝廷久遠事勢今若朝廷以臣前議  
爲是即乞責郭達依此照管如不繫議和利害亦乞直  
行毀棄詔始如公議不棄初夏國乞遣使詣闕告諒祚  
之哀公又奏曰西夏自誘害楊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  
遽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饑喪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  
此時若不且以彼國前後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  
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白供奉等歸朝廷行遣以雪

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一順服然後開納苟便如  
元昊身死之後亟行小童冊命之禮且要無事即恐一  
失機會轉難控制公又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  
示大信招納橫山一帶部族乃爲大字榜于諸路使散  
入虜中詔問公乘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以聞公奏曰  
若告哀人過界沈然不來求議許臣於諸路擇要害處  
興建城寨使彼震懾必速就議先是涇原路鎮戎軍新  
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手三四十人蔡挺嘗乞  
于此壕內修葉燮會爲寨公至此便宜檄挺聚兵城之  
城成後賜名爲熙寧寨公又遣內官李立之馳奏曰秦

鳳路沿邊累為西人侵掠西蕃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昨郭達已築治平鷄川二寨包入熟戶疆土不少若更修葺粟城一兩處則西與古渭寨相接方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葺粟城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況西蕃熟戶本要為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能自守須藉漢兵儻有賊至則漢兵當鋒熟戶受庇漢有餘力為之則可但虛內而事外非計之得前後臣僚累有奏請以此未曾施行更切子細相度以聞公復奏曰竊觀漢世圖制匈奴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

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羗今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之故地自昔取一時之議廢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德明元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蕃以至甘涼瓜肅諸郡皆為賊有勢既大至寶元初始敢僭號以背朝廷是時賊方與諸路邊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蕃未暇窺奪臣慶曆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七年矣是時永寧安遠之北綿亘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蕃熟戶其間有不授補職名目官中亦不勾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戶並與熟戶交居共為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訖元昊納款未嘗侵犯只自慶曆通好後來西人

以寇抄為事見秦渭間西番最為繁盛又為我之降人  
獻說以謂西界諸郡當貴廣有所出可以先取西番然  
後以兵扼要害則西川諸郡一皆得之遂一向攻脅秦  
渭諸番大半為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比慶  
曆中藩籬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為  
保泰軍于其中修蓋行衙聞甚宏壯命偽駙馬花馬總  
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即近蔡挺與白知軍者  
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又秦州  
上丁族瞎藥恕質其父厮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  
征者即唃廝囉之孫瞎瑄之子也其木征瞎藥更與自

來秦州多點集不起廣有力量青塘族相結謀立文法  
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陰與夏人通款若漸次盡為  
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為賊逼則  
其董氈一帶至回紇以來搬次盡為阻隔秦州券馬自  
亦稀絕可謂秦塞之深患也與臣二十六七年前在秦  
州時邊事變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再忝西帥亦不能知  
此子細所以久在西垂諳知邊事者皆謂城篳粟則可  
與鷄川古渭通成外禦之勢隔絕得西人吞併古渭一  
帶諸番與瞎藥木征青塘等族相結之患少得前世所  
謂斷臂之策兼自來廊延環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

城寨包衛熟戶使諸族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為表裏號為籬落之固不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間去城寨稍遠西賊一來官軍既難救應則盡為賊所殺掠此安可謂之籬落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朱滅臧唐奴三族廣有人力以居處可險從來點集不起屢殺官軍出入西界買賣都無忌疑慶曆中每西人入寇則前為鄉導同為抄劫後來范仲淹遂于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寧二寨佛空平耳朶城二堡其明朱等三族于是不敢作過聽從點集始為籬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籬粟者非好生事也蓋欲因與西人議事

未復好間乘此機會可以城之既城此則經久有臣前所陳之利忽而不為則它日有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利害實繫於國家而不繫於臣在朝廷之深筭也若謂其修城之後又有積兵聚糧之費力未能給臣以為不然蓋籬粟既城則秦州三陽伏羗永寧來遠寧遠諸寨却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剗置酒稅場課利相兼充贍復聞籬粟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其雄重可知矣臣今畫鄜延環慶涇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紙圖于粘連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

路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非妄言也欲望陛下更與二府大臣裁酌可否詔從之公又委秦鳳帥馬甫興置貢珠堡甘谷

不敢近寨勸

誘古渭一帶蕃部獻地八千餘招置弓箭手於是籬落壯固邊聲振矣西夏乃械送害楊定者李崇貴楊道喜詣闕請命朝廷遣韓縝同公屬官劉航至延安與西人薛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後西人果議願獻納綏州寨門亦乞如舊朝廷遂許之熙寧元年七月公以凡處置多為執政沮難不得如志又邊事向寧乃以疾求罷因奏曰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

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願全舊恩使均勞逸章六七上不許乃召忠彥上殿令馳驛往彼慰諭及詢訪邊事忠彥回又附表懇訴之乃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公時冒大暑至都上見公形容黧瘁驚歎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實曾不安始疑託以為辭自此須且速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公因條陳用人當辨邪正為治之本莫先于此上又謂卿云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二人凡所以裨聖德者甚多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月上遣御藥院內侍劉有方賫手詔曰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

川防潰決里民流離朕甚惕然朕嘗虛上宰之位矜卿之還雖歲月一易猶恐未欲輕去鄉里且大名爲天下喉襟之地相去止數舍間人情未爲不樂也將欲除卿河北四路安撫使故馳一介之使以諭朕意苟勉而祇命則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公奏曰君之使臣當即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諭此乃陛下仁卹老臣過示優禮然臣方得守鄉郡陛辭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輒當煩重况當此大異之後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副若復如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二月復

降手詔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爲主張今差御藥院內侍李舜舉賫敕賜卿宜即祇受公再辭不許遂之任公以河朔沿邊次邊及近裏以來州軍鄉村人戶自去年秋冬以來將帶老小車乘衣裝錢物過黃河南去稱昨經災傷往唐鄧許汝間請買田土居住至今未絕自來朝廷累令州縣存卹賑濟兼去年夏秋殘零稅賦租課並已倚閣及仕催貸糧不差夫役又見賒糴常平倉斛斗支俵麥錢非不周至况上件人戶各有行裝次第且非寒餓不能自存之人時聞聽信姦人扇搖輕去父

母墳墓與鄉里骨肉離散近奉朝旨賑濟許從便宜乃分遣官于諸橋渡曉諭計口給券令還鄉里至則又以糧貸之兼併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者皆先令還地寬以歲月歸厥直朝廷以大名府路強壯元額一萬三千一百餘人今管五千七百餘人令具不補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強壯自慶曆二年棟刺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剩負強壯於帳內別項樁管至今近二十年州縣以退下人數更不差填今一路久罹災困非是添補強壯之時願罷取索以安衆心從之保州自嘉祐以來議欲修展關城至是劉几復乞展築朝廷終以張皇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州聞欲展城軍民莫不欣喜况雄州高陽關皆嘗修展不聞引惹既非創築于慮誓無嫌願亟城之從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七



忠獻韓魏家傳卷第八

熙寧三年公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曰前年以河朔  
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  
累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踰暮歲賴聖德所感去  
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震壞城壘悉已  
繕固至于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皆得良帥北慮晏  
然無事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乞只充大名府安撫使  
累奏詔從之上留意河北事詔問公曰自北道休偃兵  
革垂七十載而人情恬于安佚武備弛于因循養兵雖  
多而未練畜馬雖衆而未精繕修城壘而未盡堅固簡

閱器械而未盡犀利加以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于累年軍儲匱于列郡在興廢而補弊務經遠而適時至于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否出入之險易守禦之利害皆可密為條畫以聞公奏曰比見陛下臨御以來憂邊求治日謹一日居安慮危思患預防之深意也天下幸甚然臣竊謂國家自景德歲與狄人講和邊鄙無事而于禦備之計未嘗不以河朔為急至于守臣將吏亦皆盡一時之選其在任者唯以練士卒利器械修城壘治樓櫓為職業往往曲生新意自銜能績以求勝取名者多矣積此六十餘年治葺之功

可謂堅固犀利數倍景德之前矣去年秋偶以地震水災頽圯處多賴朝廷究心隨已復故唯是霸州信安軍數處以功料稍大經冬息役今則兵力已集土場盡出不三數月間亦見成就臣竊謂平時守備與用兵禦賊急緩之勢固有不同蓋平時守備則當為之有漸使不勞而易集況兵法曰百樓不攻今河朔諸城待敵之具何止百樓哉而朝旨令十分營葺外更以三分木植為之準備是過計也且賊至城下則城內公私所有一木一石皆可為城守之用較之三分之備不亦多乎夫以平時守備而為用兵禦賊之計臣恐財用先屈而民力

不勝其弊矣臣願朝廷加意選擇一路守臣將官若寢  
得其人則不在日加約束月降號令自然備豫之事益  
以修舉也詔旨謂畜馬雖衆而未精者臣觀近年朝廷  
講求馬政最爲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總治牧事  
又各有幹當公事官三數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  
甚多臣願朝廷責以歲年則可見其效詔旨謂隄防決  
壞溝洫湮廢者自去秋黃河決溢恩深等州悉備水患  
朝廷累遣近臣與都水監官員經度已于二股河進約  
分減大河之勢西治土隄以防漫溢臣亦嘗以衆議未  
一輒有論列已蒙朝廷遣司馬光等集議條奏事已施

行若得向去大河水勢均調于今冬來春自可再圖其  
便詔旨謂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于累年軍儲匱  
于列郡此見陛下軫及一道生靈惟此重困思欲慰安  
撫養俾盡適再生之路甚大幸也臣竊見本路今夏蠶  
麥盡登流庸漸復此乃上天垂鑒陛下旰食憂民之心  
乘此之時臣固願陛下深思邦本之重責臣與諸路守  
帥專務寬卹凡守禦之事悉令漸為之備無得煩勞使  
其瘡痍日安生業加厚縱遇邊垂有警不得已而取之  
則民力可勝而樂輸于公上矣矧狄人大勢少衰固惜  
盟好制勝之道亦當先料敵情不可亟自紛更翻令虜

所窺測至若軍政之弛張則朝廷方下教閱新法諸路皆謹于奉行將吏之能否則臣常加體訪苟有不職即當具迹狀以聞不敢懈也出入之險易則河朔地皆平坦別無障塞雖有澹泊之阻而盛冬冰合或可平度又定保州廣信安肅軍等處皆旁接西山川口平澗是從來北虜大兵出入之地不可遮限當用兵之際或先據險要或設奇邀擊此皆繫臨時將略不可預言守禦之利害則臣前論頗詳不敢煩述雖然臣仰膺聖諭丁寧如此謹當力疾自免夙夜究訪管穴或有所得容臣繼以條上不敢遽然塞命妄進瞽言以誤陛下倚任詢采

之意無任兢惶待罪之至是秋方行青苗法衆議皆以爲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今將欲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糶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給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于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于田作之時不慮闕食蓋人困乏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併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無貴

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  
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于  
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依  
此施行奉敕依奏續准敕節文常平廣惠倉見錢許依  
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于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  
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斗價例出曉示召人情願請  
領者十戶爲一保即不拘戶等高下不願請領者不得  
抑配若客戶願請即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與鄉  
村人戶有剩即亦許准上法支俵與坊郭有物力抵當  
人戶如納時斛斗價貴願納見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

時價送納夏料于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于五月三十  
日以前支俵又准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支俵青苗價  
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  
甲頭第五等并客戶每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  
每戶不得過三貫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第二  
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  
如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量  
度物力于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有剩錢  
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  
仍五家以上結爲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

當物業所直價錢之半其逐縣不得避免逐時出納致令諸色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仰逐縣官吏用心曉告人戶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文狀入馬遞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官往彼曉諭人戶如却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應夏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議于市價上減撲錢數仍比附元請價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納見錢卽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元

降敕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與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伯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許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敕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力人充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

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賠也復峻責逐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招拾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錢糧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添納此一重出利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敕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上戶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願請者支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

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單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賠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以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送納如人戶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俵而官本因而寢有失陷也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兼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所糴白米每斗不過七十五文至八十五文省以來自前年分少有似此價賤之時若乘時收斂遇向去價貴出

糶不唯合于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有糶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而遂收為已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事體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甚決見成熟行于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又豈陝西權宜之比也兼元敕明言且于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路自覩

新制州縣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員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而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近之疑哉臣職當安撫日聞一路官吏所論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侵撓利權不可經久尚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默大懼有設陛下委寄之重欲望聖慈矜臣愚直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



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安衆心天下幸甚時有敕諸軍五服內親卑幼充節級人員若被轄人係尊長即轉移於一般軍分公以諸軍多是弟姪子孫以父兄尊屬在軍遂願投本營同活或無子孫者即召本營人爲舍壻與一身有託更有堂從疎屬有服外親充軍後有卑幼補爲人員若一旦盡改配別指揮恐軍中人情未允只大名一府禁軍合移者已五十餘人在京與諸路恐移避者人數不少請轄下有尊長唯副指揮以上被轄人與轉移其餘止移別都詔從之至今行之爲法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八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九

八月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領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責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非而不敢言臣被顧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

使天下鼓舞聖明不為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  
它也今淮都進奏院牒却蒙制置司以臣言皆為不當  
條件疏駁乞申敕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士程指揮本  
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  
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惟舉其大槩用偏辭  
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  
罔聖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  
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辨列欲望聖慈特予親覽然後降  
付中書樞密院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  
不當即甘從竄殛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

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臣  
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眾心一臣前奏以元降敕語  
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  
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百其  
第三等以上人戶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  
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  
物業價直之半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  
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得一貫即納一貫  
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敕抑兼并濟困乏之意  
絕相違戾今制置條例司疏駁云言者以謂元降敕命

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是與元敕絕相違戾失信于百姓本司今按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俵青苗價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許量減市價納錢即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約東州縣若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于京西陝西等路提舉官則大抵約束不得過二分而已此蓋為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却致虧損百姓所以有其約束即非法外擅為侵刻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

唯河北所約分數最多然云不過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近降指揮又令諸路預俵價錢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即比周禮所取尤少者臣竊以既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貸之滯于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

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  
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  
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鄭衆釋云賒貫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貫買物唐賈公  
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  
辨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  
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  
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于國服事之稅爲息也于  
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其出息五百臣謂周  
禮園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

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  
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  
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疏解謂近  
郊十一者萬錢暮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暮  
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暮出息二千臣謂  
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  
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使令納  
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  
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  
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

言比周禮貸取民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  
聽自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于便時  
周禮所載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  
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取利已  
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  
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  
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  
東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其無爲量減時價指揮未  
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  
不多却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即合納本色不收其

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緣小麥最爲不耐停蓄之物  
自來常平糴不糴蓋恐積留損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  
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  
蓋納下本色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  
處軍糧支麥絕少必難兌換既難兌換則占糶本錢下  
決却無散錢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官本無  
令人戶送納斛斗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來只  
令言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戶須至糴麥納錢豈不  
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爲三  
等戶及城郭有物力戶即從來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貫

百許之貸借即非抵兼并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即上等人戶必不願請官吏既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賠又河北提舉官乃峻責州縣如人不願請領即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人戶却情願請領即當別作行遣若選官曉諭苟免拮拾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今按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債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俵此等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為關防浮浪之

人請去將來難為催納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須憂難為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即自依准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況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上三等戶情願請領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遠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請領即結罪申報別選官曉諭乃只是關防因循避事壞法之人即非迫脅官吏須令抑配百姓若提舉官急于功利諷令州縣抑配與人即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為朝廷委任皆在提舉之

上若有州縣官員故欲隳壞新法曲徇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具事狀開奏豈宜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臣竊以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人戶非臣獨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為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敕意本務拯濟困乏却將錢放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廷專以取利為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今兼并之家例開質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倍息以傷貧細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井然自前世

以來惡其太近哀削不忍為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關防浮浪之人請去難為催納此則抑勒之勢不待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入戶必不肯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為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唯以散多為職辦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為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于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唯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為躬行節儉常節

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使遠  
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為始張官  
置吏大抵多為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為困苦若朝  
廷但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  
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縣地數百里棄為污菜  
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則  
餓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饑不  
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于人之流亡餓殍未有補也  
至于冰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彊借錢物百姓典  
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之矣至于差役

困苦農民使之失職則士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說而  
後可知故陛下即位詔書丁寧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為  
政事之急誠方今宜憂為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廣惠  
倉官兼管幹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為此而已固非  
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  
而以為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舉常平倉官  
員不是興利之臣今既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  
道于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于東南所差均輸之官  
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姓  
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賴衣食貸借聊以為生今若



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與主戶處從來借貸  
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則固不  
願請領苗錢又廣南東西路土曠人稀水鄉之俗粗足  
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于遠民尤為不便豈得  
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也國家幅員至廣一方之有水  
旱時所不免然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  
濟卹之故得饑饉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  
謂仁政充洽矣而未嘗曾就等第人戶處疆借錢物唯  
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優賞朝廷自  
京師應副未及間有三兩路州軍曾于坊郭富民處權

暫支借者然亦即時輦還今制置司指為暴令以頒布  
天下是唯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讟之甚誠可駭  
下唯陛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為坊郭人戶  
既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按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  
之人今若俵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之人貸借是令  
常平有滯積餘藏而坊郭之人獨不被賑救乏絕之恩  
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即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  
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即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  
制置司此說尤為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年不稔物  
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多下諸縣

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  
糶與三石或兩石以來所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  
居人戶每口五升或一斛以來故民受實惠甚濟飢乏  
即未見曾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斗者  
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為名欲剩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  
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為無都  
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深詳其妄一臣近准  
真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准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  
倉司牒真定府准制置條例司劄子據河北都轉運常  
平廣惠倉司狀准朝旨於內藏庫支到山東絹二千萬

匹充常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發賣必是破貨不了  
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匹作一貫三百五十文省次  
等每匹作一貫三百文省各人戶情願依青苗見錢法  
請領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人戶情願即依  
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戶情願請領者亦聽常平司差帖  
殿侍康承丙稱自京搬來絹二十萬匹唯有真定府未  
曾差人赴恩州請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  
分遍行催促火急和雇傳乘赴恩州請搬趁時支俵勘  
會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絹三萬匹雖未搬到緣係準備  
充秋科青苗價錢即不闕錢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

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屬張皇騷擾牒臣本司  
請照會者臣遂備錄聞奏庶朝廷見其為害之深乞察  
臣前奏散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却准中書劄子  
奉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幹當兼累  
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錢召人戶情願  
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絕當職官員具姓名  
聞奏劄與臣知者臣勘會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  
諸州軍坊郭等第人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  
至一貫六百文以來限半年納錢尚猶近下等第人戶  
有破賣家財方能貼賠送納了當者今常平提舉官將

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者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每一貫  
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  
作一貫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貫六百文省並隨稅只是  
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配賣與坊郭人戶價例全  
不相遠即于農民豈不為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俵公文  
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州縣小官唯是應命苟免罪咎將  
抑配以為情願何處更可辨明且制置三司條例司雖  
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將絹二十萬匹直行指  
揮許散與鄉村人戶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郭人戶願  
請者亦聽則自來未見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

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然中書凡事亦須進呈或候畫可方敢施行未嘗直便處分唯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外守職臣僚其誰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使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為便上始得公䟽意已大悟亟欲寢罷時王安石聞公有言已引疾在告唯參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于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呂公著為御史中丞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䟽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欲退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乃止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九



